

在位惊天动地 退位丰富多彩

于亭 孙建敏 / 著

# 走出

# 唐宁街的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从非凡到平凡人物丛书

# 走出唐宁街的人

于亭 孙建敏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名相浮沉 ..... (1)

#### ——丘吉尔的退休生活

温斯顿·丘吉尔毋庸置疑可以列为本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列。他的一生既曲折复杂,又富于传奇色彩;他既是一个雄心勃勃,不屈不挠、巧言善辩的政客,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演说家、历史学家和画家。他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危急时刻,毅然领导英国人民英雄抗击法西斯侵略,但未等他享受胜利的喜悦,就被英国选民所抛弃而从首相宝座上跌落下来……

#### 一、政海浮沉 ..... (1)

#### 二、“最光辉的时刻” ..... (44)

#### 三、“温斯顿·丘吉尔号” ..... (60)

### 元帅走出沙场 ..... (67)

####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退役之后

蒙哥马利是二战中最杰出的少数几个统帅之一,他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军统帅隆美尔,并指挥盟军进攻诺曼底。他退役后曾二度造访苏联和中国。在中国,他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他说,“在中国,毛泽东的选票近乎百分之百……”

#### 一、辉煌往事 ..... (67)

- 二、造访中国 ..... (68)
- 三、平动起炳老元帅 ..... (118)
- 不寻常的寻常人 ..... (120)
- 英国单身汉首相希思的单身生活
- 爱德华·希思和艾德礼一样,在英国被称为“不寻常的寻常人”,他是那种最不像能成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员,并且似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妇女的选票,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他是欧洲的拥护者,也是一个革新者,他因为工人阶级的出身而赢得英国人民的爱戴。
- 一、为什么是保守党 ..... (120)
- 二、欧洲的拥护者 ..... (138)
- 三、“鱼雷”的退休生活 ..... (146)
- 空前绝后的“铁娘子” ..... (171)
- 撒切尔夫人泪别唐宁街
-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女首相,同时也是任期最长的首相。这两项空前绝后的纪录的保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还在她成为首相之前的1974年,前苏联的塔斯社就给了她一个“铁女人”的称号。而当她为大选发表演讲时,她直言说衰落的英国需要她这个“铁女人”……
- 一、政治错在哪里? ..... (171)
- 二、英国觉醒了 ..... (187)
- 三、泪别唐宁街 ..... (216)
- 英格兰的玫瑰 ..... (223)
- 黛安娜生前岁月

对所有黛安娜的追随者及崇拜者来说,1997年8月31日是一个沉重、黑色的日子。深爱英国人民的王妃,弗朗西斯·斯宾赛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曾经给全世界的人们一个美丽的童话,尽管她与查尔斯王子离异像童话泡沫般的破灭,但她的死,却意味着童话的彻底终结。

一、灰姑娘的梦 .....	(223)
二、英国王室美丽的“金丝鸟” .....	(227)
三、爱与恨的变奏曲 .....	(234)
四、永远的玫瑰 .....	(248)

# 名相沉浮

## ——丘吉尔的退休生活

### 一、政海浮沉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全称是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他的夫人弗朗西丝是伦敦德里侯爵三世的女儿。这两位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爵位的声望。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 20 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公爵夫妇在治理家务方面总是摆出一副家长尊严，即使在进餐时也保持着严格的家规，总是亲自为全家分食，甚至连小孩、家庭男女教师也均无例外。

1874 年 5 月里，公爵的小儿子伦道夫勋爵偕夫人匆匆光临故里，曾使伍德斯托克镇上的居民稍感惊异，而勋爵夫妇婚后仅 7 个半月，11 月 30 日就生了孩子，则使他们更为惊讶。看来温斯顿无疑是一个早产儿。他的双亲显然希望他在伦敦出生，因为那里随时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伦道夫的书信表明，他对不得不依靠乡村医生而感到不悦，但事实证明这位大夫十分称职。温斯顿的出生引起一场家庭危机，布伦海姆宫短缺尿布，只好向伍德斯托克镇上律师的妻子求援。早产近两个月的婴儿通常有几周的危

险期,然而奇怪的是,家庭来往的信中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伦道夫勋爵对孩子的评论是“漂亮极了,大家都说眼睛头发乌黑,对早产儿来说,他的身体算得上相当健壮”。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好像没有记录,即使有也没有公布。猜测这个孩子是否仅仅早产二三周的问题,那是吃饱撑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双亲先孕后婚姻,严重地冒犯了当时的礼仪。

温斯顿·列昂尼德·斯宾塞·丘吉尔就这样成了伟大的约翰·丘吉尔家族中一名嫡系后裔。约翰·丘吉尔是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安娜女王在位时,他在军队中由上尉擢升为将军,是布伦海姆、拉米伊、奥德纳德和马尔普拉奎等战役中的胜利者。因为温斯顿是直系后裔,所以在1890年,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他的叔伯兄弟马尔巴罗公爵九世还未得子之前,曾一度成为公爵爵位的指定继承人。家族的真正姓氏是斯宾塞,因为约翰·丘吉尔没有子嗣,所以他的爵位是通过他女儿这一支传下来的。他的女儿埃娜婚配森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1817年公爵四世才获得国王的特许,同时使用斯宾塞和丘吉尔双姓。伦道夫勋爵通常不愿使用“斯宾塞”一词,因为他不喜欢所谓的“双姓”,但他总是难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斯宾塞是他的正式姓氏的一部分。

小温斯顿生下时虽然个儿小,但不久脸蛋就长得圆圆的,出生时他爸爸所见到的黑眼珠和黑头发逐渐变成了蓝色和淡黄色。为了照看小温斯顿,他父母请来一位中年的保姆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太太,这位和善的妇人,出生在肯特郡查塔姆市,她头脑中显然浸透着低派教会的教义。她在这个家庭中一直照看温斯顿和他的弟弟,后来还兼管家务,直到温斯顿长成成人。1876年,温斯顿全家迁居爱尔寺,爱维莉丝特太太也随同前往,依然照料着温斯顿。从此以后,印入他幼儿时代记忆中的凤凰公园的屋舍,以及保姆对芬尼亚主义者的害怕。芬尼亚主义者是用暴力运动反对不列

颠与爱尔兰合并的爱尔兰革命者，而温斯顿则更怕那位在他5岁之前临时聘来教他识字的“家庭女教师”。

温斯顿7岁时，父母毫不留情地把他送入寄宿学校，尽管这种做法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是第一次上学，就被送进了一所极糟的学校。这所圣乔治学校坐落在阿斯科特，是4年前由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H·W·斯尼德基纳斯里创办的。虽然这所学校专门为伊顿公学输送学童，学校设备也不错，甚至装有电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但学校开设拉丁语法和其它一些课程，教育体制亦刻板得很。只要学生稍不顺从，就会遭到毒打，直至打得流血为止。从校长发的学生成绩单上看，温斯顿学得最好的课程是历史和地理；校方认为他“淘气”、“贪吃”，他也挨过痛打。给家里写信时，温斯顿总是装模作样地说他挺快活，但在一次假期里，爱维莉丝特太太偶尔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留下的伤痕，并让他妈妈看了这些伤疤。就这样，温斯顿只在阿斯科特呆了两年就转学到汤姆逊两姐妹在布赖顿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很少有盛气凌人的派头。在这儿上学还有一个好处，即离家庭医生罗伯逊·罗斯的家不远；学校的教育方法也不那么苛严。

在布赖顿，温斯顿感到愉快得多了，很快就比在阿斯科特有了较大的进步。学校除开设一些较为正规的课程而外，还组织学生进行骑马、跳舞和游泳等活动。11岁时，他开始集邮。而且由于他父亲当时处于议会生涯的顶峰时期，地位显赫，温斯顿也因此的同学中赢得了相应的威信。在此期间，他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炎，受到病魔很大的折磨，双亲闻讯后，迅即赶来看望儿子。到13岁时，他在学校仍在某种程度上名列前茅，并且抓紧攻读诸如希腊语、古代史和代数这样一些高深的课程。这时，他的父亲打算让他到哈罗公学深造，温斯顿也就不得不去应付这次入学考试。这次考试

对他来说,充其量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哈罗公学新上任的年轻校长雷夫·J·E·C·韦尔顿无意接收具有如此显赫身份的伦道夫勋爵之子入学。可温斯顿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极其认真地参加了考试,在答拉丁语试卷时,他却一字未写交了白卷,考完后在返回布赖顿的火车上就病倒了。然而,第二天,他却得到通知已被录取。

哈罗公学不像汤姆逊两姐妹的那所学校自由与轻松,但温斯顿很快被这所学校具有的几大特点所吸引。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这个地方好极了——景色很美——校园十分漂亮——有一座很好的室内游泳池——一座设备齐全的体育馆——一间木工作坊和其他许多令人向往的活动场所。”当然,哈罗坐落的小山峦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拿当时的情况比之现在,确实如此。

那年头,出身高贵的青年男子所学的专业中最显眼的是神学、法律和军事。显然,神学与法律专业要求学生应有阅读古典作品的的能力,而在这方面温斯顿却显得十分糟糕。虽然他从7岁起就一直接受拉丁文的教育,但所获甚微。若与他后来取得的成就相对照,这种情况似乎令人疑惑不解。毫无疑问,对某些课程他确实显示出足够的学习才能。对此,温斯顿求过学的学校校长都欣然予以承认。然而,他却极端缺乏自制力,而这正是一个人学术头脑的标志。对自己爱学的课程,比如历史,他能取得十分出色的成绩;他能背诵多首麦考莱的古罗马抒情诗,并且在全校公开获奖。但对拉丁文,他不爱学,成绩也就让人大失所望,在法文和数学方面,成绩也极其一般。

温斯顿的日常行为也还有许多有待改正的地方。根据学校发的学生报告单,看来他“并非有意惹事生非”,而是具有健忘、粗心和不守时间等弱点,他不轨的行为并不算严重,仅有一次挨了校长的一顿鞭打,那是因他打破学校附近一所空房子的几扇窗户被抓

住之后受到的惩罚(他的父亲并不为此而责怪他,因为他本人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有一次把歇业关门的伦道夫旅馆的玻璃打碎,也惹出了麻烦)。不知怎么回事,温斯顿就是不能使自己的心思适应学校规定的纪律、设置的课程及考试制度。一位比温斯顿小3岁的哈罗同学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后来追忆时说,他是个“孤癖的学生,平常总是独自一人散步,可全校都认识他。”温斯顿不喜欢从事集体性的体育运动,考虑到他对生活所持的个人主义态度,人们或许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爱好游泳,从中寻取巨大的乐趣。温斯顿就像艾默里那样热爱着体育运动;而他取得最大成功的项目是击剑,在一次公学比赛中获胜,赢得了银质奖章。

方才得知他被转入步兵专业学习。他进入这所皇家军事学校时还不满19岁。这所军校座落在伯克郡的桑赫斯特,离萨里郡的坎伯利火车站只有几英里,是一所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学校。当时,军官几乎全部为上流阶层的子弟包揽,因为唯有这些人的父母,不仅能为其子弟提供良好的私人教育,其中包括每年缴纳150英镑的学费在内,而且还能为其子弟在成为军官的各个早期阶段提供丰厚的金钱资助。因此,在军校学生中出身卑微之家的几乎没有。那时,这种情况在该校各个专业中都是如此;毫无疑问,在康塞特亲王进行改革之后,桑赫斯特确实提供了一种真正的专业教育。每天早6点45分开始上课,除中间留吃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外,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钟。学员所学的科目有:操练、地形学、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挖战壕、射击、体操和马术。4点钟后,是学员们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进行各项体育活动,到学校周围的村庄探访,或以个人喜爱的任何方式进行休息。晚饭为正餐,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会餐”,晚11点准时“熄灯”。

在温斯顿成为步兵士官生后,伦道夫勋爵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有所好转。他觉得儿子变得“漂亮潇洒起来了”,感到“他站得笔

挺,逐渐变得稳重”。有一次周末,他让温斯顿陪他到白金汉郡的特灵,去纳撒尼尔·罗思柴尔德勋爵家里做客,甚至还同温斯顿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以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有时还把他最好的雪茄和香烟送给这个小伙子,并告诉他要节省着抽。然而,由于伦道夫勋爵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使得父子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突然中断了。在爸爸、妈妈起身到世界各地旅行之后,温斯顿设法说服了罗斯医生,让他看了看爸爸的病情诊断书。尽管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他父亲患病的真情,但是至少他知道这种病只能使爸爸的身体日益衰竭和过早死亡。很自然,这使他深受震动,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尽量多地表达温存的劝慰之情,因为妈妈正担负着陪同一位将被病魔夺走生命的人到世界各地旅行的这样令人心碎的任务。

1895年这一年是温斯顿自立成人的一年,在指导他早年生活的那些人中,于这一年死去的不仅是他父亲一个人。他的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于4月病故;7月,爱维莉丝太太逝去。直到最后的时刻,温斯顿都同她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就在父亲去世前夕,温斯顿通过了桑赫斯特的毕业考试,在130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20,这比他的入学成绩所排的名次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在马术训练这一科目的考试中成绩最好,因而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最终加入骑兵部队。他决定提出申请要求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他对该团的膳食状况有所了解,见过这个团的指挥官J·P·布拉巴松上校,而且还非常钦佩他。2月初,温斯顿立即着手办成此事而创造必要的条件。他让妈妈给布拉巴松写了一封信。布拉巴松收到信后,给伦道夫夫人回了几封信,劝他亲自给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官坎布里奇公爵写封信,他母亲接受了这一劝告。坎布里奇公爵欣然答应。2月20日,温斯顿正式被任命为军官,同时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

1895年2月,温斯顿成为中尉,派往第四骠骑兵团,该团驻扎

在奥尔德肖特镇。这里 40 年来一直是军事基地。入伍后的头 6 个月，新任的中尉军官必须同普通新兵一样接受严格的马术训练，但他与新兵不一样，通常在训练结束后，可以洗上热水澡，进行按摩，使紧张的肌肉得到松弛。他觉得，在某些方面生活还挺惬意，例如可以躺在床上吃早饭，晚饭后还可以玩玩牌，但却无法逃脱每天例行的两小时马术训练，一小时的马厩值勤和 90 分钟的操练。温斯顿打心眼里讨厌操练，但非常喜欢马术训练，即使弄得浑身酸痛也心甘情愿。他经常打马球，在奥尔德肖特举行的赛马会上进行障碍赛马时表现得相当勇敢。

1899 年春天，温斯顿辞去了军职，因而他就再也不会遭到威廉·皮特那样的厄运了。威廉·皮特实际上是被军队开除的。在 6、7 两月，温斯顿为赢得奥德姆议会的补缺选举而奋斗，详情我们将在后面加以介绍，但这次竞选活动以微小的差额失败。这种失败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看来他进入议会的时间只不过推迟了几个月而已。可是，到了 9 月，人们清楚地看到，同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不出数星期就要爆发，他将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派往南非。为此双方商定，该报前 4 个月付给他 1000 英镑，此后每个月付 200 英镑作为活动经费，同时又表明对他的文章保留版权。10 月 14 日，温斯顿乘船驶过好望角，在船上与《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J·B·阿特金斯晤面，很快两人交上了朋友。

到达开普敦后，温斯顿立即着手在义勇骑兵团里找到一个军职，因为他认为军职对他会有用处。他先到牛津郡义勇骑兵团，但这个团已满员，于是他又来到兰开夏骠骑兵团，这一次则很有希望，因为有一个实际因素起作用，即他曾是兰开夏某一选区的候选人，而且或许会再一次成为它的候选人。

在装甲列车事件中，温斯顿被布尔人俘虏。他开始时相信，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会很快就从俘虏营中得到释放。但是，他却同

其他俘虏一起被押往比勒陀利亚,关在由一所学校改成的军官俘虏营中。他马上请求布尔军事当局将他释放,他们却认为,他在使遭到伏击的列车的机车与平车以及这支部队的半数人得以逃脱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各家报纸大肆宣言“丘吉尔中尉”的英雄业绩,因为这支部队中逃脱的那些人热烈地称赞他。这样,温斯顿被作为一名俘虏关押了几个星期,布尔人对放不放他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应该释放他。其实,他的确不具备获得释放的充分理由,因为在他开始参与这次讨伐时,他身带一支毛瑟手枪,只是在他参加抢救机车的过程中,才将这把手枪丢在一旁。

温斯顿逃脱成功的消息使他成为头面人物,当他于12月23日到达德班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他被人们高高地抬在肩头走下轮船,一伙热情的欢迎者驾着人力车将他从码头拉到市区,后面跟着大群大群的人,一面欢呼一面挥动手中的英国国旗。到达城防司令部时,爱国热潮再度迸发出来,人们一致请求丘吉尔先生发表演讲,他欣然从命……

在这期间,英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到一连串失败,国内政界和公众舆论开始认识到,若要赢得胜利,摆在面前的任务该有多么巨大。温斯顿决定要促使人们加速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由于装甲列车事件,他对布尔人予以极大的重视,他决心就自己在被俘期间所看到的,坦率地向《晨邮报》读者提出这个问题。

温斯顿尽管仍是单身一人,但最感迫切的事情是需要争取经济上能够自立,以使自己倾全力从政。他不能再指望家里的资助,他知道,他可以很容易地给报刊撰稿写书来赚钱。1900年,温斯顿出版了两部书,均是他在南非时写的战地通讯。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题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先<sup>4</sup>

版的是《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和他被俘与逃跑的情况。这本书受到新闻界的热烈赞许，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发售了15000本。《环球》杂志和《三军联合》杂志都认为，“作者有点儿过份渲染自己”，但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强调指出，他具备作为一名记者的才能。《圣詹姆士》杂志说，作为一名准确报道他所能观察到的事件的新闻记者，我们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所有这些成功使温斯顿开始变得相当富裕，《河上的战争》一书的版税，在南非作为《晨邮报》记者领取的薪水，以及最新出版的两本书的版权使他有了大约4000英镑的收入。此后，温斯顿为1900年的竞选而奋斗，他在奥德姆选区勉强取得了一个席位。11月，他周游全国进行演讲，又获得了4000英镑的收入。正如他所说：“在所有最大的会议厅里都挤满了友好的听众，演讲中还伴以放映幻灯，来展现我所经历的冒险业绩和从俘虏营中逃脱的经过，所有这一切又都镶嵌在这场战争的总的框架之中。”

同年12月，温斯顿去美国，以期继续干他这一成功的事业，但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每演讲一次，除去花费之外，他自己只能收入50英镑左右，这一数额只及在英国的一半。在纽约，他的演讲会由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主持，他收入了150英镑，但这是最高的数额。温斯顿在加拿大与英国总督明顿勋爵一起过圣诞节。次年1月，他在加拿大自治领内向为数众多的听众发表演讲，但他本人的收入很少，因为他的代理人以固定的数额把组织演讲转包给第三者。虽然如此，在他回国以后，将他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总共已达10000英镑左右，他把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进行投资。这笔钱财足够他几年的生活，在这期间就有可能使他或多或少集中精力投身于政治生涯之中。

从一开始似乎就明显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会选择保守党作为实现他政治抱负的工具。在1880年选举失败和迪斯累里辞职之后，他父亲仍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温斯顿从父亲那里“几乎毫不犹豫地”延用了这一政治策略。丘吉尔家族同樱草会这一保守党的附属团体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伦道夫勋爵是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温斯顿本人早在1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该团体地方机构或分会的成员。他在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说，是1897年在樱草会的巴思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当时正值他从印度回国休假。在发表那次演说的过程中，温斯顿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政府坚定的对外政策和所颁布的劳工补偿法案。当然，这项法案是由他父亲和旁人签署的，但他却只提及了他父亲的名字，以期激发听众的热情。

1903年至1904年的冬天，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同保守党的联系最终切断了。1904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次年1月，他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作为保守党人的资格。3月，当他就关税改革问题发表演说时，一大帮政府支持者在首相亲自带领下当即退出会议大厅。但是他得到自由党议员的拥护，尤其是戴维·劳合·乔治的鼓励。劳合·乔治是一位有名的激进分子，他虽比丘吉尔大12岁，但比起大多数议员还是比较年轻的。5月末，丘吉尔坐到议会反对党的席位上，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曾占据过的位子，但这一次，席位是在过道下方。当时，他接受了一项邀请，作为一名主张自由贸易的候选人在自由党支持下于曼彻斯特西北选区进行竞选。这个选区在曼彻斯特的地位与伯明翰中心选区一样，包括市中心在内：有许多市政建筑、交易所和大商店。想在这一选区赢得胜利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这里均选举一名保守党人作为下院议员，这位保守党人在1900年未遭反对就当选了。但是这一选区住有许多商人，尽管

他们一般都是些保守分子，却有可能支持一位不太过于激进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候选人。正因为这样，自由党才准备明确提出丘吉尔作为候选人。

1905年12月，自由党政府就职。新任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额尔金勋爵，对于他同这位身为下院议员的次官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他后来写道：“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额尔金勋爵加入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时是56岁，在此之前，他是印度总督，在履行这个高级职务时功勋卓著；但是，他腼腆胆怯，既完全缺乏演说才能，又完全不具备社交风度，因而严重损害了他的声望。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说他是“一个德行古朴、头脑简单的粗俗老乡绅”。现在，他在下院有了一个比他年轻20多岁的代言人，这个人虽年轻，但已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演说家之一而名噪一时。他得在下院对付那些向殖民地事务部提出的大量尖锐的批评。在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之间，不产生磨擦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难听到这样流传的看法，即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正逐渐取代额尔金成为政策的制订者。

丘吉尔为《滨海》杂志写的文章后来编辑成书，出版时又补充了一些材料，书名为《我的非洲之行》。丘吉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开发东非的一些设想。他似乎认为，如果交通设施能得到改善，尤其是建成由他勘察过的铁路线，乌干达的经济就能发生变化，并以此“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为兰开夏的市场种植棉花。看来，他对这一地区近期内的发展潜力未免估价过高。对东非的其它地区，丘吉尔的看法不那么乐观，但很有见地。他预见到发生种族冲突的危险局面，因为他认为，欧洲人与印度移民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发生严重的磨擦。“只要我们能够以最新方式解决这一如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一样的难题，热带强大的非洲大陆就能发展起来……”。如过去一样，丘吉尔从事新闻工作的娴熟技巧使这本书